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四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字宗器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授淳安知縣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之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薦知梧州會母憂去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彝僚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彝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

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黒苗久叛勑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醸患致舜人侵奪田貨巳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進右都御史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卒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往不瑣瑣益恩守靜飭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符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出于民無徒費也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全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于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奏上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爐

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公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莫能及卒謚襄敏

都御史楊貞肅公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謚貞肅

公性鯁直言動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死公巡牢必給與飲食三日一櫛沐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薦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篋蕭然如旅舍與學勸士憫農賑灾夙夜不懈民有事詣府和顏曲問盡得其郡中諸奸豪及善良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

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

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民不堪命公
廉知其害乃併于秋糧中徵之後公計秋稅歲得羨
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有清軍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輒杖殺人公檄通衢曰
有被御史酷撻至死者來言于府孔見之避去旁郡
酷如故公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
御史臨行突入公府中公引御史入臥室室空空耳
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嘉興當江南孔
道中官往來者多索金錢布絹公取庫金市布絹入
餽曰金錢布絹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中官

咋舌不敢受藩臬皆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携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之

陞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盡革諸司和市鎭守中官横日索供萬錢公一切革去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公倡言曰最所畏者贓穢最所不畏者内臣鎭守内臣有兄在司禮聽聽言公于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鎭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人矣未幾内艱將行廳舍中器物悉付有司一毫不以

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陞

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戚宦莊田占民者盡奪而

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

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僉都御史巡撫

雲南卒于官

居憂時中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公治郡名往弔

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

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爵體辱親未

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

耳

吳道賢編次楊公清政錄公覲政刑部郎有能譽時福建司鈌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不旬日曲直皆判金吾千戶李銘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公疑而再鞫之竟得其情

河間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強盜至京盜中途亾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公疑其言動非盜廉實二人俱得活其眞盜後亦爲人所擒

治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曉諭犯者

必反坐如律若毀其雜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

土豪張某窩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一日𠛬桐鄉起解

官緝公縛眞法會當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公曰

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緝請以朝廷爲失主

楊某爲原告

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婿公佯曰而

欲悔親當以百金爲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召婿若女

即日爲婚以所罰金畀之曰而患婿貧今有百金可

贍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感之

屬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歿家甚富族人利

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貯庫長而有室乃出返之
千戶沈禎項襄毅之婿怙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靑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有餘月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黏連爲卷封識一木桶中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以爲意公去禎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東廠訪得禎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侶公鍾

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觀之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賦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禎爲惡事也送入察院侶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擬編禎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禎子輸首出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

生員汪顒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顒公問焉提學曰有發顒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顒在學有文行必以

地界故爲佗家所許耳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
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
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屬官班哉其
有倦教則亦誚讓之日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
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
子弟其害尤甚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
臨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
郡之慶嘉亭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
親品嘗之自奉粗糲至鄉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若
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於舊祠堂祭器之

屬則極嚴謹精潔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必廉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博奕樗蒱之具人不得鬻而娼禁尤嚴至於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爲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公歎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

郡亢旱去冠帶徒跣禱城隍引罪自訟少頃雲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逸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夢神告囚所匿處捜之果得其三其四亦爲近城人所

獲公之行乎神明如此

在公三四載積穀數百萬不惟可賑本郡又可移鎭浙以東自郡守擢爲按察使至浙卽榜示曰訪得鎭守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鎭守府者公往縛之鎭守亦聽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民公素知之卽至卽召與之約曰閭閻凶頑一鄕之害士大夫皆知爲民除之不知已身爲萬民之害今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已害二害咸除一方乃寧

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憫之莫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寔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俸者民脂也食而盡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

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爲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爲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

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縣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為首後華旻俱中狀元衆服其知人

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撫臨黑水灣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寨皆壘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汚穢或用鎗架作營門仰而歎曰如保障何即命各將官加倍修砌撥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

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費縣地陷沕水泰山搖響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

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劾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不堪任使疏上不報

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

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

吾何憾耶即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爲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廵隨役索要有司常例間有奸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奸官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鈒銀等匠鈒銀馬鞍粧奩及羅造百般器物歳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猥多復任從新再造新任官員踵訛索取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痛切時適峒猺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

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詰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命汲清水數十桶洗刷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汚之氣後乃升堂即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慎以餽問爲才能又曰歸官放肆貪贓至積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邊瘴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

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行公

禮畢出位降階更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者八人奏留供落職爲民土官襲職鎭守三司指要保勘銀承行吏典五倍之齎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畧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公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亮直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或言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

論太激非知公者也

侍郎孔公鏞

字韶文宣尼五十八代孫僑居蘇州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元季高祖克信游學江南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用是奮發益力於學既登第選知都昌分民戶九等以均賦彭蠡江有巨木歲久絡荇藻若鱗介毎風雨波濤相擊木蜿蜒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公往視

之木也火之妄遂絕

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

猺獞出沒無寧歲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

父老閒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

其地民見其至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

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

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

踰年巡撫都御史葉盛大征廣西賊公隨征所至招來

諸將有殺人取馘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西者

賊無所不殘破高州尤甚盛薦公可知高州遂以爲

試知府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公至召父老問計皆曰城中多賊戚屬來投城者心不可保切宜閉門固守公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西來民千百里携家投城求生也往將閉不納卒爲賊所葅醢在城中者又或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塚瘞之流亾聞風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別城居之

庤賊屯高化境凡十餘處而鄧公長馮曉尤黠驁公長據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州界公一日潛呼四卒黎

明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公曰我新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顧四卒已逸其二賊徙來控公馬公問裸縛樹間者何人曰秀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與其黨環甲出迓公下馬立公長廬曰我爾父母也取坐來皆來謁坐定賊盡羅拜公曰知爾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我子孫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以穀帛賚汝不信殺我公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公來晚公曰餒矣食我公長聪上酒麥飯公醉飽之既曰日暮矣寢我明日曰我尚倦

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取穀帛乎賊復控公馬送出數十騎隨之公顧樹上裸秀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公至呼開門語賊皆止我自入旣入取穀帛絶與之賊歸告公長皆自焚巢柵來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公整兵夜進遣蒙浩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曉逝執其妻子歸公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人降事聞賜寶鏹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從此他劇賊皆受招撫公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爲我備他賊

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公部下而雄尤健捷
雄死賊中公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感泣於是高
州人立生祠祀公公奔母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
服除改廣西藩鎭聞公名相率遠遁陞按察使賊起
自荔浦來寇總督朱英屬公勦之賊顧愕曰此高州
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
鏹尋陞布政使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許便宜
行事
時都勻清平羆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無之奈
何公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欵

刑牲誓不復變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剌者剌勇
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彝落中官司探捕苗必召溪
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勦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
裔産倍課其入其遠而悍者則誣爲賊殺之以應我
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時訌官
與苗公廉得狀而詗監軍總帥皆爲溪解卻不可與
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優假之叩
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公曰我聞此中事
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公曰吾所
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小人言

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小人亦
且赤族矣公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根枝公曰溪所
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先劫
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叅公曰吾欲若等敵
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曾指曰庶幾可將較出公留
曾曰汝何故通賊曾大驚辯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
何導之不服斬矣曾叩頭謝公曰吾欲取溪計安出
曾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往公曰
自舉之曾曰無如總旗陳瑞公曰與偕來少選入公
訊亦若曾瑞屢頋曾曾曰明府已知矣第當相盡力

苗俗喜鬭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襍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遽費爲姑酌我因縱談鬭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穹然象也未審何如公家牛溪曰有是哉吾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牽我家牛往鬭佳惡可決也溪曰然雞卜于坐上不吉復言疇昔之夜夢綱蔦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綱得魚牛屬公

矣遂牽牛連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鬬忽報
徼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繇得此俟其
至吾劑之瑞曰王行徼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與刺
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徼新恐怪公示不利溪刺
去刀見會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徼不身供張掃除敢
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會遂縛溪刺
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公得溪刺磔之境上諸蠻皆
震懾公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南徼謙
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具在其
所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召爲工部右侍郎道卒

訃聞遣官諭祭有司治葬事

侍郎徐公恪

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三

時葉文莊公在吏部雅重公器識薦授工科給事中諸中使欲領鄉關抽稅公與同官言不可遂遣諸給事往蒞意因以窘之公在遣中至則事集弊清中使撫拾無所得乃止乙未擢湖廣左參議值兵荒加意撫循民賴不徙有中使採竹筍諸物責非所產地移文止之秩滿遷河南參政陝西大饑運粟數萬石賑之民苦遠公請出粟易銀畀之彼此稱便弘治戊申進

右布政尋轉左至則會計財賦謂費用浸廣歲入且弗給乞少節京運以寬民力撤王府承奉司自置吏公以非舊制革之王怒奏公有侮慢罪上特直公致書諭以徐某遵祖法無罪王得書慚沮庚戌河徙開封有奏遷藩會者公條陳不可事竟不行辛亥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旱溢交沴請減秋稅省織造折鹽課有藩府據啓山民業承命會勘議歸之民戶部督積逋急以災變請緩其事比歲稔令歸德修微子祠彰德建西門豹祠洛陽請祠范文正墓置戶守之又令諸州縣學考古賢哲未載祀典者悉

祀之公名益彰而忌者日益衆久之有湖廣之命兩河士民夾道攀送者數十里布政有羨銀三千兩衆舉以爲贐却之一無所納至則有中使載私鹺百艘抑市于民爲公所持比去乃得市時湖南北寇竊發公知將領養寇亟召而切責之復按其尤無良者于是人皆畏法寇盜漸平

公兩居外臺正己率屬小人不得行其私上欲保全之特命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公聞命駭愕亟上疏言臣平生不敢自他途進乃今名不薦於廷臣銓不由於吏部臣之心迹何以自明乞收新恩以全晚節因以

疾告上優詔答之乃就職又再疏請老弗許戊午獻

績于朝疾遽作又請乃許給廪驛而歸

公器宇凝重不事矯飾而中所操執介介不苟有詩文

奏牘若干卷藏于家

都御史朱公瑄

字廷璧鄞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

年六十有五

未授官丁憂三年足不至城府旣終制郡守張公以白金爲贐辭曰筮仕之始公宜見教而乃有此張爲之改容癸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通州諸倉兼出納官甓時倉圯者八百室久弗治乃程力役信賞罰不踰年修飭具備新刱者又四分之一而人不告勞官甓自臨淸附漕舟而北必出紙充罰乃得竣事歲累紙可萬數公悉省之歷三載改營繕司移領蕪湖

官稅法尚寬省踰官所積稅倍恆數

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西大饑人相食專勅往賑得鳳翔乃觸炎暑兼晝夜以行若拯溺救焚然稽戶定籍量多寡給之民饑為盜察情可矜者多縱遣就業又督有司給牛種躬自稽察不為文具計所活者六十萬有奇召還之日老稚遮擁不忍捨去

弘治辛亥陞河南右參政奉勅撫治流民民安盜息及黃河決迺命都御史劉大夏等修築公分理上流督開支河以殺其勢築黃陵岡以禦奔放然後水由故道民賴以安漕舟得濟

乙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與學造士備災恤荒抑豪強扶善弱濬三江下流以殺湖水濟孟瀆等河以通漕舟自蘇至崑山太倉者一遇風濤多罹覆溺盜賊出沒其間命外作長堤樹以柳木甃以石砌而中通舟楫其患乃息議建太倉州請割崑山常熟嘉定附近鄉都以隸之徽州府產無滕黃銀硃增派歲派抗疏止之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其酌擬解以免賠累嚴驛遞以省騷擾減賦稅以蘇民困等事料理周悉至今永為遵守

丁巳夏駐節太倉忽中風疾回次蘇州稍能語醫謂宜得鹿血和藥吳中一鹿可直數千文有以此來獻乃命破其耳取血僅足而已竟還之以疾致仕

公之督漕運也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巳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晩得子而喑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巳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公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

衆亦皆曰信後公遇人必以告焉

平生義利之介嶄然有齒及賕賂者輒艴咈色變剔歷中外幾四十載器但陶匏家無餘美守令諗其匱缺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餽公米四十石公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曰朱都堂不愛眞錢而況假乎公卒至無以殮而子孫敦敦田牧至不能家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字汝明江西豐城人其先以戎籍隸湖廣道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掌院事卒年七十五謚莊簡

初授行人擢貴州道御史廵按陜西風紀大振布政使于璠素貪墨憚公威名棄官逝去公追之急時當路與璠同鄉有連嫉璠誣公他事逮至京按驗之無所得璠被斥公亦坐謫知清豐縣陜民詣究于朝者數百人在縣殫民瘼有惠政

乙巳陜西大祲父子相食吏部舉公守鳳翔清豐民遮

留裁道蒞任三日而雨歲登郡以無事

弘化庚戌擢山東左參政癸丑轉右布政甲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尋巡撫延綏威名大著虜不敢犯邊三年以母憂去服除擢兵部右侍郎久之轉左嘗奉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冗濫者幾萬人請裁革之權倖側目時敬皇帝勵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泊右都御史戴公珊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敬皇帝上賓衆嫉公因舉公爲右都御史出撫兩廣公至廣首征猺獞之負固者一境以寧舊例供億甚厚一切裁之自廩米常給外秋毫無所取逆瑾用事

密使人廉之卒無錙隙可指摘召還南京掌院事尋令致仕而憾猶未釋乃以大同邊糧布豆爲公巡撫時事罰令自輸粟五百石于邊

公性簡直清介臨事有執致仕後閉門覩書不預外事不殖生產自奉儉約尤惇孝友鄉評重之卒之日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如例

明年太僕寺少卿何公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狥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厲垣行弗虧于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

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䘏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公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䘏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公繼孫瑞月米一石謚莊簡

樊清簡公瑩

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刑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幼敏悟篤學未冠知自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冬不爐夏不扇者凡三年景泰丙子舉于鄉天順甲申登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司行人奉使西川餽金不受王官作却金亭以表其清

成化辛卯擢監察御史巡兩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公移諭禍福交人畏御

史淸梗皆納欵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公難之公至開誠與語爲定要束有犯者痛繩之貴人悟而自戢後卒以善去德之終身

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亾奬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塲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公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役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奬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

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懽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雎突叫呶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革收糧囤戶以消糧長之浸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貸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以毋憂去在

官甫二載松民至今思之

弘治初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公應庚戌起知山西之平陽明年春即以爲河南按察使時河溢境內漂流數萬餘家公躬濟賑卹所全活甚衆河南錢穀於北州爲浩穰巡撫徐恪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公公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夫何難覩非職耳徐撫舉公以代旬日間宿蠹一清衆皆服之

月陞應天府尹京邑素稱難治而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罪黜甚衆而事終不

決公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脉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絕類王沂公之去丁謂云

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公至悉罷歸之民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

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理軍務銅田賊與兩廣猺獠爲寇聚衆幾三萬人公謂不開其生路賊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置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者十八人

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是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籓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乏鹽公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叅之奏止安陸州展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衰而民不甚困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而公請不已遂歸

辛酉以舊官起撫治鄖陽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雲南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弊黜不職文武吏數百員修城池廨

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土官奪其牛不還者鬬公至走愬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公公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鬬聲即斂兵退其爲蠻夷所畏服如此

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乙丑夏上章乞致仕逆瑾用事摘其勘陞平侯承襲事落職爲民又以守松江日裁減官布以蘇民困責輸米五百石公怡然受命然自是家益貧戊辰以疾終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其官秩

爲人誠慤簡易不事邊幅於世味淡然未常有所好更

兩郡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隻輪而已一時正人君子雖交口稱之而沮之者亦力公常先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爲所制而卒能全其高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五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字維新鄞縣人號鏡川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初開經筵公爲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望㜲之禍高居無爲肆情蠱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憂勞于先佚樂于後後世直安危利菑以逸居逸故致危亾時

聽者悚然曰眞講官也八年遷侍講學士內艱去一
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
所親諭意公謝却之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
老矣改志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公
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所資士論韙之
孝宗出閣飭公侍讀時文華大訓成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大訓篇目放大學衍義顧事涉中官悉不書公
毅然曰是何以爲訓迹其善惡得失條錄以進公雖
未柄用譽望日隆薦國子祭酒冢吏部侍郎宜入內
閣皆不果用孝宗卽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南京

吏部侍郎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

詔議祧廟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

遷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故凡號太祖

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本

統論也宋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

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

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南向名與實乖非

禮或謂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為禮不又有大禘

乎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為七廟

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

于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
禮時不能從
弘治元年上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畧曰陛下御極
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
不懈可幾堯舜臣愚猶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
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初鮮終古
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
明悟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
之時少使寡慾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
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政事畧節口奏而裁決之大

政則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仗彈駁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上時召輔臣坐論政事閣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上留再三又謝容臣等出議上上每退歎息

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踰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

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宜亟退上不許公請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黄死事諸臣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帝已正位號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疏留中者卽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上

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恂恂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淳飭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數百卷弟守阯南吏部尚書從弟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謚康飭守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太保吳文定公寬

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卒年七十[illegible]贈太保謚文定

公爲諸生時有文行卽負重望以歲貢資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此貢士也哉徐武功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選時以御史督學南畿以禮敦遣之不得已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廷對皆第一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傅於外上嘉納公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

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詔禮官議議未能決賴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

公言乃上疏云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來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
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
生者惟宋李宸妃歿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
足為法衆議臣皆是公言定議上上喜曰大義浹恩
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
公端靖淵穆不涵涵為同不矯矯為異好古力學至老
不倦於權勢榮利澹如也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媿
古人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
元恩遘疾京師遷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為服一月

喪旣官尚書歸至里第必步行未嘗乘輿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受知孝皇公居憂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不得柄用天下惜之所著有匏菴集

公爲少宰時蘇郡守到京朝覲往見公公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以對公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公嘗館一貴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心動朝夕輒以肉羮遣親婢通意公恐見汚乃求見主母懇以他故辭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

後其女物故公晩年始道此以訓子孫其厚德如此

公未達時家應繳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急事或當苛甚時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胥徒以寛其事父不知也里猥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于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

公掌府事時程篁墩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歴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益多公

侍郎謝文肅公鐸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號方石天順甲申進士官至

禮部右侍郎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

公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以古人

自期並有時名授翰林編修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

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

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

萬目自隨矣上嘉納之

北鹵為寇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言大河為關陝之限

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離失河退守必不能支宜蓄

兵養銳漸圖收復故疆據形固守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兵陷而名數不開師撓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氣充塞義士乖離安能驅而使之乎言其剴切

孝皇嗣位廷臣交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之李文正公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勉力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儲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廟從祀諸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實

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闕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讐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止

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葺書樓東西皮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羨金不妄費一錢以疾乞致仕特賜告六館諸生詣闕

留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瑾勒致仕卒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浼家居孝友自達養後輒無意仕進婣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鄉人方正學頎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緝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相沿革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

公嘗曰我太祖有度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彝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

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侍郎張文裕公元禎

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常卿兼學士卒年七十天啓中謚文裕

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偪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器

庚辰試禮部得詩魁英宗每論材必兼胥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爲庶吉士授翰林編修言選給事中不必論軀幹惟其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耳諸給事惡公言竟格不行

憲宗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大本源在講學
聽治用人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
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名益
高廷臣交薦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
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侍講學士乞
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交薦召爲副總
裁陞翰林學士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設低几就聽之
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卿修通鑑纂要又召
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日講又侍東宮講
讀未幾掌詹事府管內閣誥勑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斂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

公貌癯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

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

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軒輊論議揭揭好面折人

過交陳遐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侍郎程公敏政

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甲第二官至

禮部右侍郎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父信襄毅公官蜀生而發慧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

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食詔館閣

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

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皆嘆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

書翰林院官給廩餼時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福彭

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

之踰冠舉進士授編修同修英廟實錄

己丑春同考禮部貢舉校勘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尋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如宋石守信王審琦不預陳橋之謀周韓通李重進書死節開寶八年李煜降始能分注書正統張世傑死之下始書宋亾之類皆公筆也書成遷左春坊諭德決宋藝祖太宗授受千古之疑取李燾宋史長編元史臣歐陽玄等宋史本記以爲正淡黜陳桱胡一桂之謬別著宋紀受終考三卷

乙未詔侍講經筵尋兼皇太子講讀丙午秋主考南京鄉試丁未孝廟踐祚敘進宮臣遷詹事兼侍講學士

茂陵功將訖詔議憲宗皇帝升祔當定祧遷之制孝穆皇后神主當有奉享之禮公與英國公張懋襄城侯李瑾等定别廟奉遷之議上皆從之

弘治戊申同修憲宗實錄尋詔公率其屬侍上將視學時禮儀簡畧不稱詔議儀注公倡議預齋一日加帛一段樂設不作改分獻爲奠從之初開經筵詔侍講仍日侍文華殿講讀上初即位雅重講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講罷有金織袍金帶之賜慰勞甚至儒者榮之

時詔議從祀孔廟諸賢公上疏言廟廷祀典所以垂世

教淑人心必文行名實兼副有功聖門者庶足以稱
若非其人不可輕與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講誦神
仙方術賈逵附會圖讖致顯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
臣李固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淸
談王肅女爲司馬昭妻佐昭篡魏杜預守襄陽則掊
尅以饋遺諸貴破吳則盡殺江陵譏已之人諸子于
名教得罪不小夫守遺經者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
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
當之請黜戴聖等九人祀罷祀而加后蒼封爵與

左丘明一體從祀及考孔門弟子見家語者顏回而下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伯寮愬子路而孔子嘗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放雖嘗問禮諸家皆不載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于字畫訛誤臣請于棖黨位號宜存其一寮瑗冉何放宜罷其祀請進隋王通宋胡瑗加以封爵列之從祀且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之傳道配享坐于堂上而回之父無繇參之父皙伋之父鯉皆坐食廡下恐諸賢於冥冥之中未必安於心也宋大中大夫禾年伯程珦嘗不

附王安石新法而二子顥頤實接道統之傳獻靖公朱松嘗不附秦檜和議而其子熹實集道學之大成今宜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晳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及程珦朱松配享啓聖王叔梁紇俾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尋命教庶吉士遷太常寺卿仍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兼修玉牒時有上書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者詔下廷議公上疏曰臣竊考伊洛淵源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及其學成而歸程子有吾道南之許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以授朱子號爲正宗

胡文定親承指授而春秋傳作張南軒上泝淵源而
太極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則龜山傳道之功不
可誣矣當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
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爲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
新經爲聖言不復知有古訓龜山首請黜其配享廢
其新經請罷經筵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寵權
臣以正邪慝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衞道之功亦不
可掩今朱張咸在侑食之列獨其師反不預焉誠爲
闕典宜以龜山躋于從祀列于東廡司馬光之下胡
安國之上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學

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從之尋丁母憂服闋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後遷禮部右侍郎侍皇太子講讀

已未春主考禮部貢舉未揭榜給事中華昶劾公鬻題賣士有旨付詔獄覈昶公累疏請致仕且引咎自責乞釋昶以全諫臣獄上時以風聞流言無迹可指而同列有右昶者再疏劾公公聞之曰吾所以不深辨者顧存大體耳今言不置是豈得已邪乃請與廷辨昶詞塞事釋仍因公前請詔致仕而盡斥言者未行卒

公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爲一代宗匠天稟旣高而又上泝伊洛淵源深探而精擇嘗考合朱陸二家始之所以異而終之所以同名曰道一編其造詣槪可見矣侍經筵久每進講篇終必有規諫諷切深至上每欣然聽納喜接士大夫不以貴自倨不以才自負升其堂者屢談不厭叩之者不能測其涯涘雖遺多言至于遐繁言動如平日未嘗有幾微不平所著有篁墩稿續稿三稿新稿共百二十卷行素稿一卷編類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檮杌若干卷道一編六卷瀛賢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民錄十五

卷修定程氏統宗譜四十卷陪郭支補三卷程氏貽範集四十卷附注眞文忠公心經三卷大學有重定本子熈以襄毅公功官錦衣衞千戶

侍郎儲文懿公巏

字靜夫泰州人成化甲辰會元官至吏部左侍郎

辛年五十七謚文懿

生而穎異善屬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刲股求活既卒父欲爲娶公頓足呼天足指俱碎家貧無資極力營葬每旦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連舉鄉會試第一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

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事簡竊祿無所仰贊邇聞陛下

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攺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數人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效法古人恥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博行端蒨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淡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惇篤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猶恐不足乃棄

之嶺海蠻蕘之閒毒霧瘴氣與死爲鄰臣竊痛之臣
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
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當
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
知非陛下本意邇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
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狥國于前肯變節辱身于後
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服已試之人伏乞取寘
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
知公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爲其考功屬一時
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瓘冣一官下考得

實裕欲改之公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容後爲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公注貫曰嫌涉堂卿鄉人亦遂不改

丙辰當黜陟天下官員公考如皐令某不稱職令屬某太監爲之請公宣言於署廳曰某某雜職尚能名節自飭有以進士宰邑反不自立且託内侍干請亂法語人云方發如皐令干託時吾幾媿死科道官龐泮等論事下獄爲之申救人服其敢言

乙丑陞太僕寺卿蒐訪馬政得失劃華蠹獘修舉所當

興復者疏四事以聞詔皆報可又上章請紀注孝廟
言動以示將來
正德丁卯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首釐
正倉庾宿弊條上應議數事省糧戶及京邑供給之
費戊辰進戶部右侍郎己巳轉左庚午春以疾乞休
溫詔答之賜乘傳歸是冬召復舊職辭不就壬申春
起爲南京戶部左侍郎癸酉改南京吏部左侍郎甲
戌卒于官
公有內行事親至孝撫從子洵如己出授經學竟以進
士顯門人卒業者多取科第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

古文辭執政者嫉才欲擯斥之公以文章復古為國家元氣故于李何極其扶植得不傾陷性好學老而彌篤文法律森嚴詩沖澹沈蔚有陶韋之風所著有棐几文集騶野集奏疏各若干卷

侍郎羅文肅公玘

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卒年七十有三謚文肅

童時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嘗與群從兄弟遊邂逅金衆爭趨攫公獨礫視之未嘗色動文尚奇崛力追古作年四十餘尙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照例升國子監時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公固請至三受朴濬數之曰若能識箇字㠑僵乃爾公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數更命作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遂知厚輒贊賞之

成化丙午順天解元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進編修益肆力古文辭每有所造必棲踞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目隱度至以四五度容有從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步出其文辭沉健瑰偉或入窅澀然亦有拔山障海打鳳擒龍之奇觀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巳見發諸奏牘而主于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

武岡州知州劉遜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孝宗怒幷下泮詔獄公言遜至付所司鞫辯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即有不自救之未晚泮等職在諫有

可坐然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三具載文武大臣之以賄交者言者欲按籍斥逐公言大臣具贍攸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重主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公言鶴齡托在肺腑陛下固將匡成之夢陽萬一死乃滋爲鶴齡累益見嘉納

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公連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廹切且侵及當國諸老壬申秋滿三

載入京至艮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書知舊猶以時
事爲慮寧庶人素忌公然心重之金幣及門公預覺
逃之旁邑及庶人叛公已臥病猶馳書約有司起兵
討賊未就卒

公上李西涯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
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
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
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
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
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

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干冒之至

公貌癯古敝袍破履如寒士然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爲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平生與人寡合惟吳東湖獻臣相友善二公氣味亦相類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五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六

尚書閔莊懿公珪

字朝瑛湖州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年八十有二贈太保謚莊懿

選授山東道御史屢劾大臣之不法者罷之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司副使丁憂已而起服改廣東進按察使庾嶺介南雄南安間二境爭田不決方會勘將衆忿噭呼爲變或勸公少避公不動徐爲處決令下兩境背悅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諭以義貸其逋負遂安堵如故

二十一年江西南贛盜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至則舉廉黜貪勸賑薄賦且疏盜賊之作皆巨
室是由欲連坐之仍革豪右横取之弊京宦由是多
不悦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公不勝任左遷廣西
按察使
弘治初復都御史巡撫畿甸經理儲備修濬城濠元年
進刑部右侍郎三年改左四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番禺瀧水間猺獠相繼爲亂討平之其討古
田也都督馬俊及条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引咎自
劾時議又欲濟師公謂罪止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

而賊果自縛以歸又歸功于下安南使臣奏入貢道憑祥龍州輒爲所梗詔下處分公曰是亦各有罪焉乃行安南毋得挾私貨行憑祥無得阻貢物二彝爭遂息在兩廣通行鹽之地而軍儲以濟立定順長官司而蠻彝不爲變

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少保因近年問刑比例繁滋奉旨與刑部芟薙摘要共若干條上之至今遵行

十三年遷刑部尚書公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樂工袁林以罪庾死獄中邏人以刑

部郎中丁哲濫致之死也事連御史陳玉下廷議時以事出中貴相顧莫敢發獨擬如律及吏徐珪以死辨哲冤幷下獄深治又執如初竟俱從末減遼東都指揮張天祥襲殺鹵有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以重罪會天祥死于獄孝宗大怒親鞫于廷欲置一貫于大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徙上怒不解又力諍曰法如是足矣一貫罪止貶官宣府逮妖人李道明妄延百餘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公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詔加少保乘驛以歸辛未卒

公少讀書於廂房之東楹偶徙而西忽驟雨震霆破其楹及出巡徑滚山南及岸而梁陷殆若有神相之者其後敭歷中外焯著勳烈雍容廊廟不見運動而天下陰受其賜者甚多

太傅韓忠定公文

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九十三贈太傅謚忠定

母祖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越邀功起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純皇帝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遷南兵部尚書

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嚮以爲可否公曰事之可否有理與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

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

時值水旱相仍民饑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

入爲戶部尚書敬皇帝召見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阻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之人上盡行其言于是數十年積弊無遺

太監苗逵征鹵無功日費逾千金公論劾之逵啣甚乞
公督餉以國中傷而公復疏請追究羽流幻術抑戚
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畢正窩占引鹽乞罷織造
皆事干權倖怨讟叢集而公裕如也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
唱角觝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
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
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
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
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

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
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公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
是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閣老
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公退具疏曰臣
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
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
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詳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
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
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

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

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內侍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人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鏊詣閣候洛陽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語答榮而公曰此

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謂榮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裹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餧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閣議狗馬鷹兎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復

伏地痛哭上怒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鷹兎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亨南京途中賜死遂逮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

永陵即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想文彥博於九衮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公淸心寡慾凝厚雍粹又耆勵充養識量益

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之死不撓卒贈太傅謚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請謚忠定

都御史張簡肅公敷華

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年□十□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公父洪監察御史沒於土木景泰初以死事蔭公爲國子生公少負奇氣甫七歲里社有竹樹爲怪公指揮羣兒斬伐殆盡登第選翰林庶吉士與華容同出爲兵部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

成化十一年陞浙江叅議監溫處礦課景寧有礦盜數千人鎮巡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

歸及期親撫諭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解散

弘治元年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瘞死增價招糴因修學宮以傭直貧活者不可勝計巡撫山西歲歉奏增解池鹽課補籓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改撫陝西五臺山有妖僧謀逆朝議且用兵馬鈞陽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不數日公兵捉討山中父老縛妖僧至

總督漕運盡黜武臣諸貪者時倒漕司負算假鐵太倉

稍寬其息公言逋負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償貸大非政體峻爲之禁築高郵湖隄濬殺水勢又築隄寳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

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請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逆瑾矯旨令致仕卒

公手秉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責飭吏治予蔡山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拜御史督學南畿知人好獎拔雅尚藝文興起古學綽有風裁

尚書楊康僖公守隨

字維貞寧波府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八十有五謚康僖

授監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令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月巳劾奏倪繼曉直聞中外又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每三年一次差官照刷至今爲例有因凶荒奏令吏典納銀冠帶選用者乃執奏以爲作法于涼其弊猶貪示人以義其患猶利賣官鬻爵非時善政

請以漕運米數萬斛賑濟上潑納之
巡按江西李孜省奸暴鄉里公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孜
省走京師結納中貴以左道得倖公自江西憂歸服
闋赴京孜省已為太常寺丞公即劾奏孜省贓罪不
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為上林苑監正
庚子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
蔣琮陳祖生侵後湖擂地為田又漁于湖為御史孫
紘所論下公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
旨得舉察百官公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
任何官者吏部對公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訃起復

無鈌添註管事上曰旣添註可調除之別任于是調為南寧知府弘治改元孜省誅陞應天府尹復為蔣琮輩所搆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

正德改元進階資善大夫上命中官李榮視審錄時近侍張瑜及太醫院官四員俱以誤用御藥繫獄李承內意謂可矜疑公泣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憂憤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貸李亦黙然泣下衆皆畏服而內侍實啣之

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

囑興事公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
十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公持典益
急興卒以内降免
時逆閹劉瑾鼓惑盜權號爲八虎科道率以言得罪皆
大司徒韓文都御史張敷華會部院百僚抗疏叩闕
請誅瑾輩甚力瑾迎上泣訴遂除司禮監公復獨具
一疏曰臣聞之孟軻云一正君而國定矣周穆王言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夫姦邪之進實累
君德日滋月潤至于廢政梗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
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日之事臣不得不痛

哭誓死爲陛下極言之也陛下嗣位之初萃録得與

間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以後

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

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劉汰之天下嗷嗷莫措

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于上地動于下五星

凌犯于霄中辰宿顯現于旁午彗星直穿于北斗太

陽餅來歲之首桃李花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鴟吻雨

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

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

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

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間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驅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謟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擎鷹搏兎或于南城躡峻登高或口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鼅蚨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搬演雜劇假降師巫淆雜尊卑陵蔑賤貴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儞百技覩中上心蘭室飽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登其蒍幾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

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
實封熒惑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傳奉
官員衆至于百募招武勇歲及童嬰紫綬金貂盡與
爪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引私
爲興販或奏討地塲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冒泒
織造義男贅壻愛卒幸童充牣禁庭叨冒璫貂附巳
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
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
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
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

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畧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于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斛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旰方荷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滋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虛藏竭于

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譏神人共憤而
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以今度後伏望陛下
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懲毋使臣蹈
蕃武巳覆之轍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
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
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瑾銜之刺骨
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
二年丁卯正朔趨謝詣朝陛辭比退輿隸皆畏瑾禍四
逸徒步長安街有吏胥數人肩輿擁歸第明日遂行
次于張家灣瑾潛令軍校隨之欲中以奇禍乃僦車

就道一不煩于官府始免于害瑾乃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林瀚張敷華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自爲朋黨頒示天下三年戊辰自致仕家居杜門不出而瑾怨未解乃文致舊事罰米二千石宣府上納且逮及從弟故冢宰守阯亦落職爲卿亞方伯維德暨兄子司寇志仁皆罷歸庚午瑾復矯詔削公官爵追奪誥封再罰米二百石先後被罰鬻田宅脫簪珥以償九月逆瑾伏誅科道交章薦其守正秉直堪以起用不報以餘黨尚在僅復原職致仕給還所奪誥勑十四年以疾終易簀之時顧謂二子

顯允曰吾位列正卿壽踰八十槩葉平生今將瞑于
正矣第以受國厚恩無補萬分此沒世之憾也敬戒
我後人宜圖補報問以家事則搖首不言須臾有風
自牖如霧即端坐瞑目而逝

尚書林文安公瀚

字亨大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弱冠領鄉薦未第卒業太學從遊彭文思公門見公所作大奇之

成化二年登第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歎下禮部議詔開貢四年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故事祭

酒膳役銀歲數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
師儒寓舍
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
羣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
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
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
中書舍人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
收囘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則天命天討自
協至公忤旨自劾不報
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囘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

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是年請老不允
正德改元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營若

先帝不忘彝鹵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然權姦自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以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之益怒劾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叅政致仕復指同大學士

劉徙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瑾誅後御史麥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詔復公尚書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家貧不給詔賜人夫月廪

章楓山曰秦誓稱一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文安公者庶乎近之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孔光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以直言取忤指爲朋黨謫降以歸而公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

方伯姚鏌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人皆以爲名言

巳卯秋公沾疾至危篤精神不亂未屬纊前一日諭孫炫曰盡孝猶當盡忠戀家不如戀國爾其勉之子庭棉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機官南京禮部尚

書庭機子爃爲翰林學士吏部侍郞爃弟煙舉進士父子兄弟皆以文行知名一時海内冠冕推林氏云

尚書屠康僖公勳

字元勳嘉興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卒年六十有九謚康僖

公少而穎異年十五試天順壬午鄉闈提學副使徐蓀

張公奇之謂可魁一省旣而下第徐蓀掇落卷得公

文稱嘆久之曰考官主偏見而不識義理茲士之不

遇命也由是兩浙皆知公名

成化己丑舉進士授工部主事分主淸江浦督造運舟

公廉有能聲三原王端毅公適總河事與督運憲臣

交薦謂可大用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

劇曹剖決如流無滯枉毎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尚
書林公聰皆屬之罔不協服京城無籍子李勝誘其
主之子福爲私鑄而陰令訪事者發其事福坐戍邊
衆知其寃莫敢問公曰此奴利主之產也爲直其事
以福罪罪勝而歸其產又林都事素依附中人搆訟
蟠引不可解覈得實卒論如法直聲益起
甲辰遷南大理寺丞弘治辛亥進大理右少卿本年轉
左上十事若暑月疏決罪囚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審
錄州郡刑獄多見釆納漳寇煽亂上勑公撫處至則
諭其禍福誅首惡黨與悉不治

甲寅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諸郡邊備巡撫順天永平以近畿役重民貧京邑尤甚疏請裁省夫役昌平密邇山陵供應浩繁疏停牧馬以示優卹其經畧邊備奏分薊州密雲建昌三路屯兵緩急相援于潮河川築城堡虎落設險居守及增置黃花鎮營堡戍兵聲勢聯絡鹵自是不敢輕犯又奏徙熊兒峪馬營于便地就水泉人免病渴豬圈頭關多水患歲苦修築亦奏徙之南北水峪歲省役卒數百人寶坻白龍港產銀魚中使歲取供薦因之橫索民不能堪麻峪山有銀礦守臣以中旨索之皆疏言其不可詔戒約中

使而礦事卒不行

丁巳遷刑部右侍郎尋遷左會戚畹壽寧侯與河間民

搆田訟奉旨覈勘上言食祿之家不言利况母后誕

毓之鄉而與小民爭寸地臣以爲不可孝廟嘉納卒

歸其田與民

十六年內艱闋改左副都御史復刑部左侍郎九載擢

右都御史武宗嗣位首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且以

正心講學爲本謂初服新政宜求實意勿徒循故事

爲美觀又請日以真西山大學衍義進講中外傳誦

之丁卯拜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諸司諷先闗白而

後奏閣公執不從曰若是不惟三尺法可以喜怒高下亦且無朝廷矣瑾銜之乃引疾求去加太子太保致仕賜勅給驛歸未幾瑾敗又八年卒贈太保謚康僖子應塤應坤俱登進士

都御史陳公鎬

字宗之會稽籍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占籍南欽天監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

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校閱精覈公廉詳愼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

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貧民蟻附徒黨日衆公設方畧督官兵以次討平

之餘賊未盡郎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于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歸化者占以原籍湖湘素服其威信見檄即盡散歸農湘江安堵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菴漫藁金陵人物志行于世

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寖賴公周旋之得

不死久之妻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于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閎遠知其于忠愛孝友甚篤也司寇頤公琫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

衍子世

尙書許襄毅公進

字季升靈寶人號東崖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授監察御史出按甘肅山東風裁卓然官吏豪右不法多親鞫不下所司墨吏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附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直反誣奏珍逮下獄公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其事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赴錦衣衛獄公察其冤具狀以聞卽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

再安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偵於門無所得後竟以
章疏字訛奏進杖午門下幾死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公厲聲曰
天下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爾無事不壞也
乃止東昌一武官子懷金同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
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公偏閱商曆知酒家以殺之
翼日買布數疋公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
弘治元年遷廣西按察使尋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數
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死剌兩稱聞公威名遣其
酋哈栖察察少保等兩年三貢僅費犒銀六萬兩雲

中上谷河曲塞竟無鹵患當是時士馬壯軍容嚴整
公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犇貢多至三千人
少亦不下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
代藩諸郡王或驕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公一切
持法行巳意諸郡王輒惡公會武邑王聰沐不律公
發其罪廢為庶人讋動諸郡王諸郡王自是不敢譁
忤巡撫四年上言守內臣石岩刻侵士餉撓軍政岩
亦誣公擅用旗幟降兗州知府以寬簡宜民
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明年鹵犯西陲復命公爲僉都御
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讐哈密其酋阿黑麻遣將牙

蘭鹵其王入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集赤斤罕東諸蕃夜冒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或謂盡屠之以徼封侯之業公不可曰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為功且得城無人城誰與守乃止遂復哈密以功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陳八事

召入為戶部右侍郎論救刑部主事鄭岳彗見復上修省數事會推大臣或不協時議公即詆言之人以為侵官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默默耶庚申火篩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

士時平江伯陳銳出師無功公坐累免官乙丑以薦
起爲兵部右侍郎提督團營進尚書
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內府做工借撥太多頻致
逃亾公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
無事結其權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
論內監役占軍匠納錢諸弊反覆千言
正德初公卿臺諫共劾群倖之罪必欲寘之極刑公獨
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徼也甘露黨錮之事不
可不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
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公多違異乃以

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爲非制請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爲失當坐除名而怒猶未解乃摭公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雇役爲典守者所匿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事未結瑾敗復官致仕而公已先卒贈太子太保嘉靖中謚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

霍韜曰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乎彝戎歸心一也小列秃劾義我得彝助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諜人諜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酋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臧六也又曰襄毅

生八百死命仁人有後也宜哉

尚書雍端惠公泰

字世雍咸寧人成化已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年八十諡端惠

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亾者妾父訟其夫害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不可得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害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考而服

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富好餽公不受一錢巡鹽

兩淮淮鹽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歸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司馬余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至大同汰侵漁振頹惰廣墩堡制兵車以禦口口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收諜逆百人余公會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

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
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
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
慄已乃譖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
退居韋曲别墅不涉城市
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
起左副都御史董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
尙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
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
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

是其非幸無以泰故屈法也

公掾行清介至老不渝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